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王維洲

鹿回頭之夢





9018556

上海文藝出版社

鹿回頭之夢

王維洲


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
装帧设计：周志武

鹿回头之梦

王绉洲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南京路44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4 字数 118,000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20册

ISBN 7-5321 0402-8/I·335 定价：3.10元

目 录

万石莲寺·····	1
鼓浪屿的一对人·····	9
大连湾日出 ——风景速写·····	18
古船吟·····	20
桂林岩洞和它的导游人·····	26
一路椰风·····	34
陵水渔滩·····	38
鹿回头之梦·····	45
三峡猿声·····	53
神女漫想·····	61
话山·····	75
少林寺秋游闲话·····	80
青冢遥向昭君台·····	108
昭君村的姑娘·····	113
雪夜孤灯·····	122

祁连山交响乐·····	128
、 哈尔滨有一列小火车·····	145
酒泉之愿·····	152
夜光杯的诱惑·····	156
说沙漠·····	159
中秋月牙泉·····	168
仙佛寺香火·····	172
腾龙巨洞·····	178
丹江石鱼记·····	191
宝气森森说江陵·····	200
途经不二门·····	204
张家界的山、月、梦·····	212
仙景后花园·····	216
后记·····	222



万石莲寺

在厦门，本来只知道这儿有鼓浪屿日光岩，不知道有万石莲寺。知道万石莲寺，是那天在虎园宾馆门口送女诗人陆萍的时候。

当这位身高只有一米四八，戴着一副亮闪闪的近视镜的小小女子登上旅游车去福州的一刹那，蓦然在车门口返身，爽利地挥着她的小手，用那种惯用的“小大姐”似的语气吩咐我：

“老王，我建议你去看看万石莲寺。最好你一个人，悠哉悠哉地去走走。啊，去吧！”

刚住音，那车忽地开走了。那是一辆进口旅游客车，起动得非常之快，刹时带走了那个刚强洒脱的小女子。我竟未及弄明白，她为什么忽然想起叫我去看万石莲寺？

于是我向路人询问这个所在。原来它非常近，

只转一个弯儿，便进入“万石岩公园”。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葱茏茂盛的绿色。最醒目的是远处那一片起伏错杂的山。山上有大块的乱石堆叠于绿树纷繁之中，好象绿海中滔滔跃起的白浪，显得那么动人。大石的力度与植物的茂盛，两者相混，表现了一种非凡的气象，是我在别处风景区所从未见过的。这特异的美，刹时俘虏了我，使我怀着疑惑的心情变得甜柔温和了。

或许这就是那个富有诗才的小女子提示我一游此地的缘故吧？让我被别具洞天的大自然俘虏一下？

但若知其究竟，我还得走。走向那万石莲寺。

唉，下边这一程，可真叫我醉朦朦的了。瞧这一座湖，清清幽幽地躺卧在山坳里。水边有大如房子似的白石，形态颇象入浴的山中动物：狮、象、马、麒麟，在水边半露，悠闲返顾，仿佛将要带水上岸——这景象叫我暗暗称奇。

这水里还迭印着岸上的绿树，火红的三角梅，飘浮的轻云。我直想踩在那纯净的水皮儿上，与那些入浴的众兽相伴，把那一派清幽揽入怀中，珍重地搂住，再不放开。

哎，我真舍不得这一湖水的清凉碧透了！我真想就赖在这儿久久地休息消乏！

或许这就是那个富有诗才的小女子，提示我一

游此地的缘故吧？催促我把爱心献给这山中的幽静阴凉，献给有石增趣的碧湖？

但要知其究竟，我还得走。走向那万石莲寺。

唉，接下来这一路，叫我眼界全新。这竟是怎样的一条路——我走过一丛丛斑斑老葵，走过一大片摇曳生风的凤尾竹，走过一群窈窕玉女似的桉树林，便进入一条两侧临山的林荫小径。我的心立刻清清凉凉的，好象自己也变作一片轻轻颤动在石径上的树影儿了。

最奇妙的，是这小径两侧苍老古拙的大石。有的两人高，有的一人高。一个个绕着藤，漫着苔，擎着绿树，围着青草。我经过的山径多矣，然而却从未见过这么多天然点缀的巨石。意外的美，叫我暗暗叫绝。

最动人的是，身旁有一块两人高的巨石，石上竟然爬满了三角梅的红花，一朵一朵一串一串在大石上颤动，仿佛探墙向着我戏耍的众顽女，一个个红颜丽质，唇开目瞬，叫我情不能禁。我连石后铮铮弹琴的山溪，也忘了去听，忘了去看。只是想，倘能在这儿住上一年，每天从这儿走上三、两遍，便是今生的大享受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此处便是这儿有名的“小桃花源”。这命名是否妥当，我颇怀疑——我不信那真的桃花源，会有这么美！

或许这就是那个富有诗才的小女子，提示我一游此地的缘故吧？想诱使我在这条小径里拾取种种美妙迷蒙的幻想？

但要知其究竟，我还得走，走向那——叫我愈发企盼着的万石莲寺！

其实，走了不远，便见左侧山坡的绿丛中一座庙宇，绕着红红黄黄的砖墙。我踏过一座小石桥，桥下溪水急奔不止，又喷花又溅玉，我也不去管它。转过两块拦人障眼的大石，仰头便看见“万石莲寺”这几个闪闪金字了。

寺在山坡上，在那乱石绿树混杂之间。主殿不算太大，但是非常精致。朱柱绿瓦，彩檐雕窗，晶亮簇新，给这万石山的大峡谷平添了一片光辉。

一进院子，便闻着一股浓浓的香火味。院内走来走去的，大多是中年和老年女人，看打扮多是本地居民。又听见那大殿里，飘出众多女人诵经的声音，乱糟糟浑沌沌，象是女声大合唱，只是声腔还没有融为一体。众女的诵经声中，又不时伴以铜钟的“叮叮”，木鱼的“当当”，荡人魂魄的几声大鼓和配合着节律的大钹，使我心旌游移，如堕身于佛的雾霭，仙的虹云里。

我从未见过这么盛大的宗教仪式，从未听过这么虔诚的折歌，心里不住地怦怦乱跳，又不住地阵阵惊疑。睁大了眼睛，只见那大庙琉璃瓦檐下的花格

窗口，不断地向外飘游着片片青烟。只见那里面人头攒动，粉脸明眸，密密麻麻，正不知有多少女尼在其中站立。

一个中年妇女由一个小姑娘扶着艰难地向院外走。迎着我那好奇的眼光，小姑娘告诉我：“她太累了，从早上七点站到现在。”

我一看手表，已经是十一点了，不禁诧异，问那小姑娘道：“那么，尼姑们也是从七点站到现在的了？”

“是的，一边站一边还要不停地念经呢。”

寺旁有大石碑，上书“重修万石莲寺功德碑”。内容大意是：闽中高僧印月，曾任南普陀寺方丈，又开创闽南佛学院，嗣后扩建星岛光明山普觉寺，癸亥年回国朝圣，集资重建了这万石莲寺。

看来，这是一位男性高僧建的大寺了，却怎么全是这么多女尼和女信士一整天一整天聚集在这儿呢？

带着稀里糊涂的一大堆问号，我又踱步到寺后。眼前的景象，使我惊骇：那是半壁大山，巍巍高耸，犹如雄鹰一双翅膀，正扑向此寺庙殿脊。其前有一块足有两间屋那么高阔的巨石，倾斜无根，重心下坠，倘它滚下来，足可使这座大庙粉碎为一堆断砖烂瓦。多亏了两侧有两块稍小一点儿的石头，勉强强地在地山坡上卡着它，不使它滚下来。真象是一种神力安排好了的险局。回到庙旁，我心里还一阵阵

不安地跳动着。

侧面又有一个院落，布局却幽雅洁净，想是尼姑们的住处。正在张望，只听见一阵女人说笑之声。回头，见从大门进来五六个穿着玄色袈裟的尼姑。她们步履匆匆，连说带笑，竟都是二十岁左右的人。在我近前昂首而过的一个，肤色丰润，眉目秀美，她却目不斜视，仪态庄重，俨然是一个漂亮而严肃的女菩萨。

我又不禁称奇，这儿，青春年少的尼姑为何竟有这么多？

这时，从里院又走出一胖一瘦的两个尼姑，她们俩嘴里竟吐出满口我的家乡——东北——的土话！从北国到南海，远涉十几个省，在这儿出家，可能么？我这一惊可不小。乡音魅力胜过佛法，使我禁不住上去搭话。而她们俩，竟也如我们凡人一般，为遇见老乡十分欢喜，问我怎么到南方来的，问我的职业和工作，有时还露出羡慕之色。

于是我知道，她们两个，一个二十五，一个十六，是从吉林来学经书的。她们在吉林出了家，那儿没有经书可读。当尼姑也不轻松，还要来南海取经。

正谈间，又有两个女孩儿，梳长辫，穿墨绿色的细腰斜襟夹袄，模样都颇秀气，天真烂漫地说笑而来。我的两位老乡，还未及回答我“为什么出家”这

个关键问题，便迫不及待地抛下我，和那两个小姑娘诉友情去了。我十分好奇，迟迟疑疑地不肯挪步，且站在那儿听她们说话……

我的两个老乡邀请人家到吉林去。

我不禁奇怪地问一个墨绿小袄姑娘：

“怎么，你们也是出家人么？怎么穿这样漂亮的衣服？”

她笑着点头，颇有些得意地告诉我：

“怎么，看着这衣服漂亮了么？我们是闽南庙里的，我们都穿这样的。穿什么，不要紧，只要心诚就行了。”

一路上我走着想着：天真烂漫的少女，不知是因为好热闹，好奇，或者是生活中遭逢挫折，看破了红尘，才想寻清静，求极乐，决心一辈子与经文香灯相伴？

路过大殿前的院子，只见来往的全是中老年的信女和尼姑，亦有一两个穿着华美袈裟的老态龙钟的和尚。已经是十二点了，大殿里诵经声仍然不衰，只是声韵中似乎有些疲惫的凄凄哀哀。

她们真是太辛劳，太辛苦了。较之男人，女人生性胆小，谨慎而又诚信执著。看来她们出了家，本性也依然，对佛持一片虔诚，一片献身般的痴情，不辞辛劳地奉献着她们生命的热力。

下山的景物依旧，我的心境却已黯然。我不由

得反复思量，陆萍这个小小女子，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我来看这万石莲寺？

陆萍，十几岁就进纺织厂，经她的手出厂的布能装几十车皮，运往我国的南方、北方。十年的物质创造的同时，她利用业余时间来写作，练出了一手好文字，成为一家报纸的文学编辑，并出了一本诗集和几十篇尚未编集的优美散文。她那矮小单薄的小小身子，承担了比一般女子更多的艰辛和磨难，发出了比一般女子更多的热力。

也许，这自信心十足的小陆萍，是想让我在万石莲寺巧妙地受到某种启迪吧！她和那些尼姑不是同样有一个能吃苦的身子，同样有对自己信仰的痴迷和不倦的追求吗？只是分别向不同的信念献身罢了。

我依恋地又看一眼万石风景区。这儿真美，万块巨石点缀于山顶、山坡、小径、清水之间，于秀美中透出坚强，成为闽南一绝。只有万石莲寺大殿，带着疲倦的女尼诵经声和顽强的打击乐声，淹没在大山坳坳里……

1985.3.厦门—武昌



鼓浪屿的一对人

那天，象有什么预兆似的，一踏上鼓浪屿就觉得快乐，喜爱上了那座清秀静美的小岛，喜爱岛周围那开阔明亮，笼罩着淡蓝色烟波的海。

我笑，好象预料到会遇见那一对人儿似的。笑相大约是傻乎乎的吧？反正精神极好。沿海边向西，我踏入那片嫩黄色的细沙。我希望那沙滩上会有一枚漂亮的彩色贝壳，赶明天带它回到武昌，它会把这一片碧水，一片沙滩，精巧地永留在案头。

然而，我什么也没有拣到。只有那片嫩黄色的细沙，把我的脚窝儿一一留下，成为长长的一串文字。

我走到礁石丛中了。那些个性强悍的礁石，锯齿狼牙地表现着自己。它们黝黑黝黑的，全用苔状物包裹着，遍身还缀满了铁钉一样的小螺壳，真

象披挂铁甲的护宝战士。据说彩贝便常常躲藏在礁石的缝隙间。

我在这群“护宝战士”之间徘徊了又徘徊，爬上又爬下。缝隙间窜来窜去的海水，洗涤着沙石。彩贝在哪？竟一无所获。

我痴呆地站立，笑着想：难道这么大这么美又这么丰富的海，会吝啬到舍不得一枚彩贝么？

这时有个人影儿，从礁石后转过来了。枣红的挺括于年轻身腰上的西装，衬托着丰满健美的胸脯。那散开的而又多髻曲的发，环护着一张又柔和又亲切的美人面。

“是拣贝壳么？”她问，带点儿拘谨的笑。这种笑很给人好感。

我稍稍一愣，下意识地想到：果然，这就是我预感到要遇见的人了！我笑着告诉她：“拣不到。”

“啊，”她竟高兴了，情绪霎时变得很美，“我帮你拣。”

我并不相信这个穿着新崭崭的姑娘会拣到什么，但我也不想拒绝。我默默地跟着她，看她露出怎样的一手。

她攀爬礁石的时候，裤角下露出白色丝袜，棕色高跟皮鞋。那丰满的身姿，让你担心她会拙手笨脚，其实，她的动作却很灵巧。这使我惊异。她一定是熟悉海的，所以一眼就把我这个“老外”看穿，乐于

解决我的困扰。她专在又窄又深的礁缝里搜寻，那浅浅的海水拥着沙石砰砰地撞击着礁石响。在我还什么都未发现时，她却俯身挽袖，捞出了一个两个直到三个形态各异的小贝壳，令我心里好怪，只疑心是她的运气不错。

最叫我不可解的，是我的袖子早已弄上不少青苔了，裤角也湿了，鞋也湿了，而她却仍然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似的。竟不知道她是怎样又捞贝壳，又能够把自己保持得那么俏丽洁净的？这个熟悉海的姑娘，实在是懂得对付海的艺术。

这时，身边又出现了一个银灰色的身影——料子不那么挺括的西装，裹着一个笑咪咪的小伙的身子，他温和含笑地站在姑娘的身边，背着一个男式和一个女式挎包儿。那样子，真象一个憨厚的随从。不用问，我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我向他招了招手，他迟疑地举手回答，有点腼腆。这刹那，露出了他全部的淳朴。

那姑娘，却仍在寻找贝壳。海水在礁缝里乒乒乓乓地有节奏地响着，琴键一样起起伏伏跳着。我实在不好意思了，我说“够了”。她却又有发现，俯身去捞——我急忙以一只手阻挡她，另外一只手就抢先向礁缝伸了下去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蓝色工作证从上衣口袋里滑出，落进水中了。我惊叫了一声。那水一涌一涌地连着大海——那吞噬人世一切财富的

胃囊。

姑娘的反应极敏捷，即刻去抓我的工作证，不料慌乱间整个身子一滑，她滑到深深的礁缝里去了，当她站直了时，海水已没到膝，手却奇迹般地举着我的工作证。她笑了，全没想到自己站在水里。

这姿势，使我联想到一位抢救什么的女英雄。虽然，她现在捞出的只是一个陌生人的小小工作证。

我看着她的湿衣湿裤湿鞋湿袜，嗨，这是一个新娘子呀。一时我竟不知该怎么办。如果我说我要帮她洗洗这纯毛料的西装，还有她的白袜子，帮她擦擦那棕色高跟鞋，那一定是说谎。如果我说要赔她衣服，那也显然是无稽之谈。我只有连连致歉，然后又连连致谢，除此之外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好。终于我捧着一把大大小小的贝壳，依依恋恋，期期艾艾，告别而去。

哎，哎，却忘了问问他们的姓名，他们的地址。只留下那黄色沙滩上的一行归来的足印，只记得那海水拍击礁石的响声，仿佛是有节奏的告别乐曲。

这天晚上，我睡在虎园宾馆的床上，觉得手还浸着湿咸的海水，还有贝壳味儿，有工作证的塑料皮味儿。我想那女子，此刻一定和她的男友在一家旅馆里烘烤衣袜呢。想着想着，仿佛我全身也被烤熟了。

我睡不着了，便萌起一个美妙的幻想，或许有一